

# 痴人说梦记

清旅生 / 原著

中国计量出版社

**书名：痴人说梦记**

**作者：清旅生**

**出版社：中国计量出版社**

**书号：ISBN 7-5026-2039-8**

**版权所有：北京烨子工作室**

**类别：言情小说**

**出版时间：2004-8-12**

**字数：28万**

## 内容提要

清代小说三十回旅生撰发表于光绪三十年1904一月至光绪三十一年六月绣像小说第十九至五十四号小说旨在探索改造中国之路书中三条线索宁孙谋魏淡然影射康有为梁启超黎浪夫影射孙中山小说主人公贾希仙则是作者虚构的理想人物以贾希仙开辟仙人岛的成功反衬宁魏变法和黎浪夫革命的失败宁魏和贾同是湖北教会学校的学生为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三人同赴上海途中失散孙谋淡然与瓜洲富商家联姻后应乡试双双中举孙谋著新法删经名扬海内他虽羡慕欧美民主政治却抱定君主立宪宗旨入都会试高中在京开演说会上时务条陈颇有石破天惊之论圣眷甚隆授四品京堂参与军机代拟诏旨淡然和一班维新朋友也都得到重用改科举废八股裁撤冗官诸新政依次施行事败孙谋淡然逃亡海外书中人物批评孙谋用心专注于皇帝替一家做事是私德替万姓做事才是公德先生你错了念头第十六回黎浪夫组织起义及其失败只用暗笔带过书中对他不无微词现在的英雄只会说大话第十七回至于贾希仙历经劫难几度身陷囹圄脱险后泛海飘流到仙人岛发现岛中土地膏腴矿产丰富而岛民愚昧迷信宗教希仙遂起开发宝岛海外殖民之想后遇美船相救辗转于旧金山东京与黎浪夫结为同志本拟回国共图大举但是希仙终与浪夫分道扬镳悟道如今时热还要去想兴什么中华岂不是背时吗第十七回于是率众重返仙人岛斥逐教主 2僧官创立学堂开启民智垦荒开矿兴办工厂采集珠宝出海通商将仙人岛建设成一美丽富饶的岛国岛主叫做公仆设上下议院岛民皆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这是晚清时代人们所构想的资本主义蓝图小说带有浓厚的空想性质流露了对现实中国的悲观心理首中尾三个梦相贯串暗示作者对中国之命运的思考

林 薇 3

## 第一回 说奇梦乡老圆谎

### 追官粮奸胥索贿

话说湖北武昌府兴国州有一村名为愚村村中有个愚夫姓贾名守拙世代务农为业薄有田地房产尽够吃用活了五十多岁不曾离开乡间一步往常时节跟着一班田夫野老在那瓜棚底下说说笑笑倒也不识不知过了半世的快活日子有一天这贾守拙睡中觉忽然的哈哈笑醒转来妻子吃了一惊问其原故他连称奇怪他妻子道好好的睡觉有什么奇怪他道我做了一梦梦到一个所在一望是水连天天连水脚下踏了一张树叶飘飘荡荡随着风渡了过去看见一座高山便停下了那山脚下却有一片沙滩随脚走了几步前面一片土地人家不少那些人的穿着和我们不一样一色短衣裳皮靴子头上还带顶有边的草帽见了我一齐嘻嘻的笑我也对着他笑不料这笑竟把我的梦笑醒妻子听了说他做的是痴梦

夫妻正在闲谈忽然听得外面打门声响妻子赶忙出去开门却走进了一个老先生守拙一看不是别人原来是他亲家稽老古这人是个老童生年纪六十多岁精神极好逢考必到总只进得头场动不动闹了笑话被贴扣考有一遭去应县考报了未冠题纸下来可巧碰着从前做过的书院卷子一篇对题文章把他喜的了不得赶忙照本抄誊取了一个扛榜大为荣耀有人恭维他称他为初覆公又因他肚皮里记得的典故实在多又叫他为杂货铺

闲言少叙且说贾守拙见稽亲家来到知有正事连忙让坐稽老古开言道明天我们村里合祭五圣菩萨大家须得志志诚诚的多捐几个钱面子好看一点这遭是归我承办有簿子在此亲家你光景还好总得捐你四百钱我替你写上罢守拙在菩萨面上是极肯花钱的欣然应诺走入房里摸索半天串了四百大钱交给稽老古稽老古因为凑钱事忙匆匆的别去

到了次日贾守拙一早起来到五圣庙拈香行礼稽老古早在那里料理等到上祭事毕饮福之后稽老古交代几个村农收拾器具自己拉了贾守拙走到打稻场边闲话两人席地而坐稽老古探下了黄铜厚边眼镜拿起一支三尺长的粗竹烟袋装上些旱烟敲着了火哗叭哗叭乱吸起来守拙忽然想起前天所做的梦便说我前儿做了个梦正待告诉亲家请你圆圆因把那个梦述了一遍稽老古想了一想道这梦却合了我那朋友说的一个典故那年我到汉口住在舍亲开的一间洋货店里会着出过洋的一位朋友闲谈起来据他说是海里有个人仙岛在云雾中间远远望着有些金银宫殿

直上云霄有人费了无数钱财要寻此岛及到将船放去却  
又一无所有后来遇着大风波浪掀天几乎把船底翻了过来  
从此便没人再敢前去找寻这个岛听得人家说起只有当初秦  
朝一个皇帝名字叫做什么秦始皇他老坐了天下出榜招贤  
要寻此岛 其时山东有个道士姓徐名福曾在武当山学道三年  
很有些神通这时节辞了师父下山适见此榜便揭了下来  
说是定要面见这秦始皇帝县官听报不敢隐瞒立刻把他请  
进暖阁不消说是大排筵席款待就是食用一切都是这县官  
所办当下封了一只大官船送这道士到京城里秦始皇帝一  
见龙颜大悦立时就封他为逍遥东海神君这道士和皇帝约  
定了三件事头一件是要定造一只大海船船上要盖九九八十 5  
一间高楼楼房又宽又大第二件是要三千个童男童女一齐  
住在船下楼房之中第三件是要支持一年的粮草秦始皇帝一  
一听从择日开船望仙人岛进发谁知一去十年杳无音信  
有人传说海里翻了一只大海船死了无数的人疑心就是他同  
了那三千童男女一齐是死在海里的了

又过了几年秦朝的老皇帝过世太子登基有天召见  
群臣正待退朝忽然午门外来了个外国使臣赍了无数珍奇  
宝物一道表章呈上御案天子举目一看原来是徐道士做  
了仙人岛的岛长了据说这岛里有种仙草吃了下去能叫人  
长生不老徐道士已经成了仙人这些童男童女互相婚配  
生儿育女做了神仙的部民又有一般可喜的事做仙人的百  
姓一样耕田种地不消纳得租粮亦不见有人犯法吃官司  
拉进衙门受差人的欺负

正在说得高兴蓦然来了两个人一系本村地保是认得  
的一个穿了件青布大衫黑布马褂油光烁烁的面皮蜡黄  
嘴唇带黑满面烟气是个大瘾头的样子这人对着两人斜溜  
了一眼回头向地保道那个是姓贾的守拙一看来头  
不好连忙站起来道在下就是姓贾的不知尊驾要寻舍下  
何人那人道我是州里差下来的只因贾守拙抗欠官粮  
立须提办说罢随手在袖统管里抽出一张火票来守拙  
道那是我的堂房侄儿种了五亩田不赶正经合了一班  
不三不四的朋友吃酒赌钱以至拖欠钱粮晓得不好昨儿  
晚上逃了出去这个不干我事差人道不管你侄儿儿子  
只知是贾守拙的花户须要你完粮这是皇家的国课可是当  
玩的你有话去见官说地保插嘴道贾老拙你放亮  
些早些打点上路罢免得我们受累差人道正是我  
是奉上差遣的今儿天光才有些儿亮即便下来找你直到如 6  
今还没有吃过一餐半顿也该请请我们才是刚才走过你们  
镇上有一座小饭店倒还干净我们就去罢不由分说  
拉了贾守拙便走守拙吓得面无人色只得跟了他走  
倒是稽先生有主意对那差人说道老兄请停一步儿  
我同这位舍亲有句话说那差人道好你们趁早商议  
衙门里的规矩你老是知道的稽先生就同贾守拙走了几步

低低说道老亲家你为了令侄吃这场官司是没法的了  
但是应该如何安排须要拿定了主意我到你家去报个信儿  
取些钱钞应用守拙道真正该死我因看祖宗分上将  
这五亩地送给这孽种弄到祸事上身说不得将这老命也送给  
他罢你晓得的我两手空空那里有钱使用稽先生劝道  
你快不必如此好歹欠的钱粮有限代他完上就罢了田产  
仍在算起来府上的田是好的至少也值三五十吊一亩将田  
收回并不吃亏只恐怕衙门口零碎打点倒要多费几文常  
言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这是能强得过去的事吗守拙  
被他说得心动诚恐当堂挨了板子不好见人叹口气道  
罢了这事全仗老亲家照应你到我家里去对我那老伴儿说  
床底下有个破油纸篓子里面藏着十吊钱是东村王老二借给  
我买牛的没得法子取些来应用罢话犹未了差人来推  
道饱人不知饿人饥你两位的话也该说完了守拙没  
法只得对稽先生道你去就来我在镇上周家饭店里等你  
于是三人踱到镇上

进了饭店的门一看是两间房子右手设着一座灶左手  
靠定板门安放了一张长方板桌儿上面摆了三四个黄泥大瓦  
盆内盛着沙糖拌了三寸长的红烧鲫鱼又有一盆白菜炒肉片  
一盆连汤的黄豆芽都是买剩了一小半的老周是到前村抹牌  
去了三人拣个座儿坐下小二认得地保贾守拙两人走近 7  
前来问吃什么差人点了一样烧豆腐一样炒鸡蛋两盘鱼  
肉四两高粱地保差人共吃了五碗饭贾守拙见吃了名件不  
少约莫着要三百来钱出了一身冷汗白瞪着眼一言不发  
正在着急之际却好稽先生走了来叫小二将酒饭帐算一算  
袖子里掏出四百毛钱付清了帐向差人说道我送舍亲到  
衙门里去我们就走罢差人道且慢我们要商议商议  
近处可有烟馆躺躺再说地保插嘴道怎么没有烟馆  
出了店门望西走去四五个店门便是烟铺熬的上好的烟膏  
差人迷齐着眼道好极好极咱们同去躺躺贾稽

二人无奈只得随了他同行

到了门口门上挂的是破布帘子稽先生第一个推门进去  
看看里头是黑洞洞的墙上挂着一盏洋铁皮做的油葫芦已经  
是熏的测黑半明不亮的点在那里细看屋子里一边安了  
三张板床对面是两张一排放着一张半桌上面摆设着天平  
烟缸等件床上垫的是一色破席并摆着两个竹枕那两张铺  
上已有人占住了都是鹑衣百结的躺在那里如半死的一般  
手中擎了一枝烟枪两眼合着那手里的枪几乎要掉下来  
听见有人推门进来陡然吃惊手里的枪望上一提将脚伸了  
一伸一个呵欠把旁边人的瘾都打了上来差人此时涕泪交  
流赶紧躺下叫道先拿二钱烟来那伙计知是生意到了  
随过来将灯挑一挑亮跟手四托烟送到差人地保相对躺下  
稽贾二人坐在旁边空铺上发呆听他们抽的呼呼的声响不多  
一会二钱烟已抽完了又叫伙计添烟口中喷出来满屋的烟

气吐的又吐了一口浓痰跷起一条腿向贾守拙说道你这桩事不要看轻是不是玩的本官说过抚台有文书下来说是前番闹教杀了洋人朝廷赔款不少城乡富户摊钱不必说还要办理清粮若有田的人家捏荒抗粮一经查出 8  
定要重重的惩处我问过签稿爷们恐怕打板子枷号不算还要罚款呢那是三百五百一千八百论不定的原来这贾守拙生性吝啬平日一钱不肯浪用方才见饭帐会了许多已经老大不自在兼之年老力作有些受伤此时又气又急又饿听了此言一阵心酸眼皮望上一翻昏晕过去了正是  
飞来横祸无从说断送残生只数言  
不知贾守拙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9

## 第二回 慕官势送子读洋文

### 悟平权合群开学社

却说贾守拙听了差人的话昏晕过去稽先生赶着叫唤了半天渐渐醒来那差人反在那里说俏皮话儿道看他不出倒会诈死烟铺里的人听得可怜泡了一碗姜汤给他吃下歇了半天才能动弹又呷了几口汤居然回过气来能够说话了叫苦连天的哀求差人替他想法儿差人道我有什么法儿好想这事情关系很大且到衙门里再讲若要平安无事除非多花费些求求签稿赖大爷钱漕陆大爷你一面将钱粮赶紧补上取了凭据再去见官但是总得一二百吊方能了结如今我们的例规是要先付的小意思不多五吊罢了稽先生从中好说歹说总算讲妥了两吊五百文地保讨了二百文自回家去了  
稽贾二人同了差人到贾家住了一夜次日一早进城贾守拙有个表弟在城里开米店姓冯名刚因他做人老实大家就送他一个表号叫他冯老实当时三人同到冯老实店里商量这事贾守拙拿了些联单地契托冯老实替他抵押了几十吊钱好容易会着钱漕门上姓陆的竭力奉承他多花费了许多吊才肯答应算是已经完了钱粮了只待见官开释幸喜这位州官是两榜出身江苏上元人氏姓胡名礼图八股做得极好问案却不大在行每到坐堂须要签稿赖大爷站在旁边指点有时案子多些问的不耐烦摇了摇头手拍着膝便念起八股来了嘴里自言自语说什么王道不外人情又是什么刑期无刑之化惹得衙役们抿着嘴儿要笑不敢 10  
笑这回提了贾守拙上堂问起缘由拍案大怒道你也是皇上家的百姓食毛践土为什么辜负皇恩连钱粮都欠起来这还了得贾守拙吓得不敢则声差人代禀道他的钱粮已经补完的了并未拖欠过年求大老爷念他年老饶他初次罢又回头向贾守拙道你这个糊涂东西还不快将串票呈上贾守拙慌忙将衣襟解开掏了半天找着串票双手送到公案桌上那胡大老爷看了一眼搁在一旁道也罢

你这罪名本来不小的本县念你初次饶了你的狗腿以后再犯两罪并罚说罢退堂这贾守拙回到家中气愤不过侄子又找不着无处发泄将他八岁的小孩子打了几次出气那天正在家里打儿子的时候可巧西村教堂里的马夫王老三撞进门来看见了一把拉住问其原故贾守拙气得说不出话王老三知道他新近吃了官司不耐烦只得将儿子出气遂劝道老拙你快不必如此我知道你受了衙门里的气说不出但是如今做了没势力的人总要仗着外国人的势力我们堂里的神父因为现在中国人不会说外国话特地开了一个学堂教人家这个将来懂得之后能够和外国人往来不是得了大靠山吗那个还敢欺负你守拙听了这话暗自忖道不错的我亲眼见西村朱阿二抢了人家场上晒的麦那人要告他为他是吃教的人不敢进状子又前日在班房里看见一乘轿子直抬到大堂上官儿立时开了暖阁门迎了出来拉了那人的手一同进去我还道是那里来的过路官那知听人传说是矿务局里的翻译和我一样的白衣没有功名他是何等体面稽亲家说得好笑海外头有什么仙人岛据我看来没有什么仙人不仙人现在的外国人就是仙人跟着他读洋文的就是仙人的徒弟呢但是我吃教不能人家说吃了教的人等到百年之后一双眼睛定要抠了去的这句话虽然是没有 11 但是乡里人少见多怪一定要这么说的真正可恶若叫儿子读洋文却是个正办亏得他提醒了我我如今就打定这个主意于是先向王老三打听读洋文是怎样的规矩一个月要花钱若干一一问清楚了又托他设法他说我是不成的你去托朱阿二罢说完扬长去了守拙送了他回来和妻子商议定妥作准送这八岁的第二个儿子去读洋文原来贾守拙有两个儿子大的十五岁在汉口洋布店里学生意定下了稽先生的女儿为妻这个次子八岁向在村馆里读大学早出晚归资质倒也下得去当下贾守拙看看这孩子读书聪俊心中甚喜次日一早起来去寻朱阿二请他吃茶吃酒着实的巴结两人自此结为莫逆之交后来贾守拙说起儿子要进学堂的话朱阿二满口应承代为出力不多几日有了回信主教答应了但须要这孩子去见见问答些话方可收留每年止须出膳费三十千文贾守拙由不得心疼这钱也是没法的事挨到正月十五后择日将儿子送入学堂这学堂名为强西学堂就是那教堂里安主教捐贖开的请了几个中西文教习在内专教中国子弟是日贾守拙送儿子进去中文教习问了几句话看他着实应对得来心中欢喜代他起个名字叫贾子章表字希仙自此贾子章在强西学堂肄业过了几年居然已经一十五岁了洋文读得极熟中文亦尚粗通他有两个最知己的同学一个姓宁名有守表字孙谋是汉口亨利洋行买办之子一个姓魏名偃群表字淡然他父亲在江汉关上充当大写两人俱十七八岁的年纪虽说比贾希仙豪富许多却守定平等的宗旨并无瞧他不起的样子一般

引为同志说也奇怪这些十几岁的人志气极高常恨自己为什么在教堂里读书受外国人的教育觉得耻辱已极一日正当暑假后开馆之期宁孙谋携了半年的学费走到学堂可巧与贾魏二人遇着宁孙谋触着心事登时起了念头约着二人在左近茶馆里吃茶宁孙谋开言道二位今日可是进学堂开学来的身边带有半年学费没有二人答应道正是前来开学的身边带有半年学费宁孙谋道我们中国人却要受外国人的栽培心实不甘我想我等三人皆是为父母逼着不能不来照此年复一年束缚在此何由发达况且外国人的主意是养成我们奴隶性质将来为他所用的所以只有外国语言一种教我们的一切关系实用的科学都藏了起来不肯传授据兄弟的愚见不如离了此地到大地方去一走一面想个法儿考人中国人开的学堂才能成就学问呢魏淡然道老弟你话虽然说得是但是你不曾晓得中国开的学堂实在也进不得我听见人家传说开学堂的尽是官场中人派的总办不是翰林就是道台都是八股出身并不懂得什么科学戴了红红绿绿的顶子背后头跟了无数若干的家人一辆马车进得堂来满面官气还有些没出息的教习司事趋前赶后的巴结他的本事不过靠着权势带挈着几个私人吃碗现成饭罢了那有心肠说到教育上去那时我们忍又不是去又不能岂非进退两难么贾希仙道二兄所说的话虽都不错依小弟愚见宁兄奋发的志气倒可试试现在我们三人带的半年学费算计起来也有好几十吊莫如搭了轮船径往上海听说上海地方极开通的学堂也多外国人有学问的来得不少是个长进学问之地我们一面译些西书卖钱过活一面打听那里学堂好考了进去肄业何如再不然遇了几个同志只要攒凑起几千银子我们好自己开个学堂成就几个志士岂不更好说罢二人一齐拍手称是商量着到主教那里托词退学同赴汉口各写一封信安慰家中随即上了怡和洋行轮船到了镇江轮船停泊卸货贾希仙有两礼拜不洗澡了自觉秽浊不过对二人说偏劳在此守着行李小弟去走走便来说罢别了二人上岸去了二人等他许久不至听得轮船将开是要误事的商议着只得将行李什物一总搬了上岸找个客寓住下慢慢寻觅正是楼头黄鹤杳无路江上孤鸿忽失群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4

### 第三回 寻伴侣巧遇豪商

#### 谈工艺隐联同志

却说宁魏二人上了岸寓在佛照楼客栈中寻觅了数日不得踪迹一日两人走到银山门外见有一座酒楼一色洋房窗棂轩敞十分雅洁漫步上了楼梯拣个座儿两人对面坐下酒保来问吃什么两人随意点了几样菜要了两壶花雕

闲谈饮酒说起找不着贾希仙来大家纳闷宁孙谋道我  
昨儿已写了几张招贴叫栈里伙计拣热闹市口贴上了倘若  
是实在找不着不如径往上海登报招寻料想贾兄身边到上  
海的盘缠是够的不至呆守着此地你道何如魏淡然道  
是宁孙谋正举杯劝饮淡然抬头忽见对面墙上粉笔  
画了数行草字不由立起身来凑近前去细看却是一首七古  
诗曰

金山焦山两点青江心月堕蚊龙醒  
九州神鳌戴不起天倾地陷成沧溟  
东瞻龙伯岛环丽北来胡马尘毡腥  
一枰枯棋不可着残山剩水支危亭  
长拼烂醉此楼上狂歌怨句诉江灵

未署醉侠二字魏淡然看过之后不觉手舞足蹈起来忙叫宁  
孙谋过来同看晓得这人抱负不凡着实佩服宁孙谋以为是  
过路的人不甚措意魏淡然却极留心结交豪杰的当下便叫  
酒保过来问道这是那个写下的酒保道这是对江瓜  
洲镇上有名的大富户陈大人写的这陈大人极喜结交朋友碰  
着外路来的客人只要送一张名片进去立时请见留饭留宿  
还有盘缠送给他他家田产极多家私百万近来在镇上开了 15  
一个学堂正要招接读书人哩客官何不去见见他只怕定  
要留住的他每逢过江便到小店吃酒这墙上的字是他昨  
儿上灯时在此写下的不知写的什么客官看过想是懂得的  
说罢了宁魏重复人座淡然是要去访这姓陈的孙谋一心  
要找访贾希仙不愿耽搁无奈淡然再三挽留只得答应着明  
日早起同去当下酒罢吃了饭会帐回栈一宿无话  
次早两人渡江到了瓜洲上岸访问这姓陈的果然人人  
皆知一路指点着走去原来这陈姓不在街上离江口有五六  
里地名叫做小桃源合族有四五十家自成一村内中最豪  
富的绰号小孟公名剧字契辛祖父在扬州运盐为业是个  
大商家有田三千余顷契辛之弟名范字仰鑫兄弟分居  
一在扬州城中一在瓜洲乡下系其父在日将两所房子分派  
开的契辛喜读书性乐山野故同伊母亲妹子在乡间居住  
专营田产等事仰鑫承受了盐引仍为商家契辛少年时曾  
请了个山东教师练得一身好武艺到了十八岁上方才折节  
读书进了扬州郡学因为朝廷不重科举无心下场捐了个  
道台在家候选自己的庄客雇工不下数千人散居各地  
每月隔了七日便到庄上聚集一处契辛教他习些武艺又着  
实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工钱比别人家加倍真是恩威并用  
人人情愿替他出死力的契辛又自己捐钱开了个蒙学堂局  
面宏敞收了一百多个学生聘请名师在内课读内中各样  
格致化学器具都是向西洋购备来的是日一早到学堂里查察  
功课回来门丁递上宁有守魏偃群的名刺随即吩咐请到西  
花厅叙谈  
再说宁魏二人走进了小桃源村但见一带竹篱茅舍夹

着些柳树毵毵桑枝簇簇其时正是仲春天气有几个燕子  
在杏花坞里穿来穿去这风景尽够领略向前走了几十步一 16  
转弯间忽见豁然开朗有一道清渠远远淌来岸上细草平  
铺缘茵如靠着草地是碎石砌成的一条街道再望往  
前走看见一所大房子绿树环绕露出粉墙一角门前一片  
石皮场粉墙照壁大门四扇是退光黑漆的二门是泥金漆  
的二门外一边摆着一张又阔又长的青漆板凳有几个青衣小  
帽的人坐在那里二人将怀中名刺取出踱将进去那些人  
一齐站了起来问明来历接了名刺进去半晌只听得里面  
一片声嚷请呀的一声开了中间两扇门进去是敞厅五  
间两旁架着几乘蓝呢轿子再进一重门便是砖砌一条过道  
上面搭着蠡壳天棚两廊是二十间庄客的住房粉牌挂出执事  
名目过道尽处两扇乌门洞开一个大院子白石板地两  
株松树直上参天三层阶上五间大厅鸦雀无声湘帘  
地里面金碧辉煌不及细看廊檐下两边皆有耳门是用细  
磁嵌成的竹菊花式上面做就两个字左是怡情右是养性  
当下跟了庄客走进右手的耳门又是一个院子四围朱栏曲曲  
院子里尽是磁盆种的花草中间一个大鱼缸廊前挂了两架  
鹦哥学着人说话叫道客来了

那小孟公已在那里久候看见两人进去连忙迎了出来  
揖罢人座彼此叙了名号各道仰慕之意魏淡然道银山  
门外酒楼上拜读吾兄所题七古一首真是英雄气概名士风  
流令人钦佩不已契辛谦道小弟性质粗豪笔墨一道  
本不擅长那日偶然兴到写了几句不料为二位仁兄谬赏  
当下茶罢契辛命庄客在花园里摆席便请二人到花园里一游  
说罢大家起身走出回廊有一条小径转了几个弯才到园  
门只闻得一股花香扑鼻及至进了门时迎面一座假山挡路  
侧眼看去有个洞门恰容一人行走进了洞门一层层的石  
级走到高处全园景致在目只见山石下是个大大的池塘 17

里面奇石舂或大如拳或尖如笋颇像海中岛屿样子一  
只小船泊在岸边岸旁排列着桃柳各树园中房子有的在半  
山里有的在平地上有的临水几间目中可看的花草交荣  
树阴浓密耳中可听的松涛震撼好鸟间关  
契辛领着二人下山沿岸一条仄径走去又过了一个岭头  
转瞬之间不见池塘了却是个村庄样子有几十株杏花盛开  
一带茅屋七间极其幽雅宁孙谋心中暗忖道人说扬州盐商  
豪富原来有如此享用可怜平民的利源皆被他们占尽了  
虽然如此这陈君人还不俗又能疏财仗义总算是庸中佼佼  
的倒要与他谈谈经济须臾酒席摆好谦让入席不须细  
表

酒过数巡宁孙谋开言道敢问我兄有这样资财何不  
将他营运起来在商务里头干些事业契辛道不瞒吾兄  
说小弟祖上本运淮盐为业从前利息极好积攒下来不  
曾些微浪费才有这样局面小弟因想这样运盐的事总是剥

削众人的利益归并到一家罢了还要巴结官场动不动勒捐硬派受气不过所以将这事给舍弟去办小弟只在此间务农也想做点生意无如现在的缫丝厂织布局等类成本太重办得不好便要折阅是以不敢轻易开设吾兄若有高见还望指教孙谋道据小弟看来现在洋货销场极广商家不早设法将来是站不住脚的若要设法除非先兴工艺虽然讲不到制造只要目前将容易做的事考究起来也好收回几成利益即如登州出口的草边好做帽子博山出的料好制玻璃北方的葡萄好酿酒南方的甘蔗好熬糖诸如此类一一讲究自然占了脚步得些利益吾兄以为何如契辛点头称是三人畅谈了会时已过午方才散席

宁魏告辞过江契辛再三留住数日二人却不过情只得允了当下差庄客过江将二人行行李取来在园中正厅之旁三间船室内安榻这船室依山傍水着实轩爽契辛时来谈论今古颇不寂寞住了三天那天契辛有事出门宁孙谋急欲往上海找贾希仙便与魏淡然商量定了只待契辛回来告辞明早成行午饭后整顿行囊已罢淡然道我们来此园中尚未各处游过今日何不同去走走孙谋答应着同走沿着池塘走去穿出一个石洞便是一道小石桥原来这池塘曲折回环被几处假山隔断底下却是水脉贯通的山坳中作成五个石桥这是第一桥过了桥时仍复上山峰腰里有座茅亭石台石凳摆着一盘围棋子二人素嗜下棋触动所好便坐下对着正在用心出神的时候忽听得山前隐隐有呼救命之声像是女子的声音二人不胜骇异连忙立起身来下山去找正是

登高未遂英雄志从井重牵儿女情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9

## 第四回 缔良缘双集女床鸾

### 访故友单愁过江鲫

却说宁孙谋听得有人呼救之声同魏淡然走下山去寻声找到池边只见一个十几岁的女子在那里呼喊走近前去问其缘故他说道我的姊姊掉在池里了快去救他出来二人赶到池边一看只见池水泛泡果然有个女子掉在里面头往上一冒又沉了下去原来这池水是通着大江是极深的淡然解衣欲去救他孙谋道且慢待我去救我从前在水师学堂里学过一年略知水性贤弟不必冒险说罢卸下长衣跳了下去停一会果把女子托着望岸上送来淡然帮着用力把二人拖了上岸那女人只有一丝气息孙谋连忙将他身子横转背朝上头朝下控在一条板凳上口中吐出了许多清水方才转过气来那在岸上的女子走来对二人福了两福说了些感激的话扶着他姊姊去了孙谋和淡然回到寓室换去了湿衣淡然猜着这两个女子是契辛的妹子只

不知如何掉在池里孙谋道且休管他我吃了几口水肚里很不自在要将息一会随即躺下不表淡然靠在窗前看书天色向晚契辛走来淡然起身招呼孙谋肚腹也好了爬起来时契辛便向他磕头慌得孙谋还礼不迭契辛又向淡然作揖道舍妹深蒙二位救命之恩家慈命弟特来叩谢闲谈一会契辛问起孙谋年岁若干孙谋道小弟是甲戌生契辛掐指一算道今年才止十九岁真是少年老成未可限量又问淡然淡然道小弟比宁兄小一岁契辛又问二人定下亲事没有二人答道尚未又说了一会契辛入内去了 20

原来契辛母亲韩氏是通州大名士韩凡民的姊姊他父亲就是八股大家刻过文章稿子官拜礼部尚书的韩爱庐先生已去世多年了凡民却不喜做八股弄些杂作因此得名他姊妹共有两个从小都跟着父亲读过书史总算闺阁中的通品姊姊嫁与陈商为妻生下二子二女子即契辛兄弟长女名聂字慕隐二女名红字缀线他妹子是扬州城里龚道台的夫人外甥名公钊甲午科的举人有三个外甥女时常来往慕隐姊妹小时请了个女先生教他读些闺门训女四书等类后来年纪大了自己喜看些诗词吟咏上倒还过得去只是刺绣女红一概都不理会契辛又教他练些气力所以日以抛球打秋千为戏那日昼长无事姊妹二人同到园中去打秋千那秋千架子却近池塘边上绳子多时未换有点烂了这慕隐小姐用力太猛绳子一脱掉下水去虽然被孙谋救了出来却羞得要死老太太闻知来看女儿安慰了一番却好契辛回来老太太与他商议细细问了宁魏二人品行学问意欲将女儿两个赘他二人为婿特特叫契辛去拜谢他们探问年庚已否娶妻

当下契辛问了宁魏一番回禀堂上老太太甚是喜欢就叫契辛去请二人进来相见契辛重复到园里去请宁魏宁魏不知遂即跟了契辛进去从花园山径里穿过却不是从前进来的路途过了一道柳堤便是上房的侧门只见院子里摆着盆景的花草不少出了个月洞门又是个大院子台阶上便是正房五间中间挂付泥金八言对子是前朝宰相刘木亭写的中间一轴人物绢本旧的款字模糊都认不清楚一边壁上挂着王琅的屏字一边是倪云林的山水居中挂一盏保险灯地下摆着些古铜薰笼痰盂之类天然几上放着古铜瓶插镜等类门上—色西洋的线绒帘子契辛请二人在炕上坐下自己 21 进房去了半天听得里面咳嗽声音契辛先走出来后面两个垂髻的丫鬟扶了老太太出来了二人连忙迎上去拜见老太太叫契辛搀住不叫磕头说老身不能还礼二位常礼罢宁魏只得作了一个揖道小侄在此打搅多日本应早来叩见实因客边衣帽不周未敢造次老太太说不敢当二位请坐宁魏谦让一回方坐在对面椅上契辛侍立在陈母椅后

这位老太太把二人瞧了多时又细细问了家世说道  
小女蒙二位搭救着实感激但是大女儿性情固执不特不知感激反觉自己出丑羞愧欲死却也难怪其然老身有个两全的法子方才小儿说二位尚未聘定妻室老身意欲将两女许配二位恰好差肩的年纪相当真是天赐良缘小女虽然丑陋却也知书达礼勉强配得过的但不知二位意下何如宁魏听了慌忙站了起来说道名门淑女当偶高贤侄辈浪迹萍踪不敢辱没令媛方才池塘边因闻唤救之声事出仓猝性命只在呼吸所以不及避嫌把令媛救出今若联姻反被人说小侄是有意搭救的了实在不敢奉命望伯母原谅老太太见两人推辞颇有怒意道二位如此说法倒是老身冒失了世上只闻男宅求婚老身是倒求过去的若要不允叫老身如何下得来场二位也须想想孙谋改口道伯母且免动气便依了伯母的命也须回家告知父母再行聘定老太太说只要二位答应写封信去通知尊大人便了老身欢喜爽快就可择日成婚便命契辛同二位到书房中开了年庚叫村中王先生来择日这是天定的姻缘不必看八字的说罢立起身来对宁魏道二位怨老身不能久坐可同小儿到书房里去谈谈扶了丫鬟便进去了宁魏此时尚欲有言不好意思开口只得告辞退出契辛引他二人出了上房走到西花厅背后的那间书房里晚饭已经摆上三人饭后宁魏又说起六礼不备的话契辛道这事全是小弟承值二兄不须费心宁魏也没得说了想起二女容貌秀丽态度安详却也称心就在契辛书房中写了家信告知父母三人愈加亲密谈到三更始各归寝  
次日饭时契辛到园中说日子已择定后天四位新人一同合卺就叫庄客去找裁缝量了二人衣裳尺寸连夜赶做袍套靴帽是现成的真是富家办事容易不到两天各色都已齐全又放一只小火轮到扬州接仰蠢一房及龚家母女来镇族人亲友搭船来道喜的也不少陈老太太命将上房左右两所房子作为新房将契辛夫妇子女搬入两面后进楼房下去住一切收拾安贴到了吉期鼓乐宾相簇拥着两对新人拜了天地送人洞房那新人皆系见过面的真是郎才女貌说不尽的衾枕绸缎镜台偎倚  
自此宁魏就在温柔乡里过了十几天日则和契辛兄弟游山玩水唱和诗词夜则都聚在老太太房中谈今说古傍翠依红把一心要访贾希仙入学堂的念头早已打断了一半到底孙谋做人诚实一日对契辛说起同伴贾希仙失散对他不起欲去上海寻访的话契辛道何不早说这事容易不必自己去的但不知妹夫到镇江时是那一天搭的是什么轮船孙谋道是正月三十搭的怡和洋行轮船契辛又问孙谋有无贾希仙的照片孙谋道有是有一张系三人合照的便入房将那照片取出契辛叫过一个庄客当面将照片上指着贾希仙的面孔给他看了又注明了姓名约莫着镇江

到上海的日子统通交代了他交与庄客吩咐他到上海托包探寻访孙谋又写了书信嘱他寻着希仙同他来此商议行止庄客答应去了 23

这时正是暮春天气园中牡丹盛开宁魏正是新婚燕尔各人携了各人夫人到园中赏玩孙谋触动吟兴填了首菩萨蛮词嘱三人和韵到得晚上三人和好送给孙谋过目正在那里看时丫鬟来请道大老爷二位姑爷去看信二人忙到书房却是湖北来的家信命他一时不必回去就在岳母家用功秋间去应乡试两信一样说法像是商议着写的又说是替他捐了监宁魏看了信倒踌躇起来契辛不解所以问其原故孙谋道不瞒吾哥说弟是原籍广东南海县淡然是新会两处文风极好监生应考遗才考取却不容易甚至有人花费了许多银子买通学台幕友将姓名补上若要凭文随你本领再好些也无把握这里头举人进士的抢手多着呢我们若照样买嘱心实不甘独做硬汉学台又未必取入不是白走了一趟吗契辛道话虽如此说我也听得贵省文风甚好遗才难考但是这样考试用银子买关节也太说不过去至如考遗才一层贵省相沿为例前年扬州有个樊翰林放了贵省的学台说起考遗才来道是每个幕友总得送他一两个遗才樊公为人极其清廉尚且如此可见随乡属乡不能过执届时二位妹夫只请进场做文章此等安排我去设法便了二人听了无言可答只得写了回信安慰父母孙谋淡然回到房里与妻子说知并皆欢喜慕隐劝孙谋用些预备的工夫孙谋道那八股是不消用功的你却提醒了我要做一部书人皆晓得十三经要读的殊不知经书早被秦朝一把火烧尽了其余多半是后人伪造我想出许多证据在肚子里尚未写出趁着日长无事要做成这部书免得那些迂儒谈三皇说五帝弄得浑身束缚一样事都做不成功你想京城那些大老怕不是经书读的烂熟八股做得极好及至办起事来没一样在行弄到无法只好请教书吏为他 24

成案熟些好照例办这照例办三字误尽苍生现在读书人中了这三字的病尤深经书照例读八股照例做乡会试照例应没有一件要用心的及至侥幸得了功名当了大任万一和外国人交涉起来也道是条约照例依贻款照例出地皮照例送岂不坑死人吗我做这部书的意思是要先将读书人第一个照例的念头打断你道好不好那慕隐是初次听见孙谋发此狂议不觉佩服到地自此孙谋便与契辛说明在东花厅后面收拾一间书房和淡然在内编书淡然编的书又是一种他却将中国古来的法度参考时事发论的二人有了正经功课倒觉心安理得那天功课毕后二人同到契辛书房闲谈恰好上海去的庄客回来了禀道包探访得照片上的那个人是二月初头到上海的不住客栈在城里城隍庙前摆个拆字摊子过了十余日便无影踪不知那里去了宁魏听了不胜骇怪正是

君平卖卜虽留迹少伯豪游无定踪  
不知贾希仙究往何方且听下回分解 25

## 第五回 阻登舟旗丁伙诈

### 挂招牌铁口名扬

却说宁魏二人听了包探的话不知贾希仙往那里去了  
着实放心不下又无可追寻只得听其自然一心在陈府著书  
静候七月里回广东乡试按下不表  
再说贾希仙自那日上岸洗过了澡正待回船性急了些  
走的快了可巧前面一个人提着画眉笼子走来不合将他笼  
子一碰那画眉在笼子里桂膊桂膊的乱飞一阵那人将贾希仙  
一把揪住喝道你把我的宝贝吓坏了和你不得干休  
希仙连忙陪个不是道在下实因轮船就要开走得匆忙了  
些不该碰了阁下的鸟笼子好在并未碰坏恕罪恕罪说  
罢脱身要走那人索性把鸟笼放在地下抢上前来一把辫  
子扭住大喊道你倒说得自在要想走吗我这只画眉是  
将军衙门里爱大爷送给我的有人要买肯出五十两银子我  
还不愿意卖给他今被你这恶煞一撞把他胆都吓破了回去  
定是死的没得说连鸟连笼子你都拿了去到庄上兑七十  
两雪花银给我便罢不是这样休想开交说罢弯转身子  
伸下一只手提起鸟笼硬交与希仙希仙此时真正无可奈  
何要是动蛮看他的人不值得一推又恐跌坏了他更是  
不了只得一手接了鸟笼道有话好说不用揪住那人  
死命不放定要拉到茶馆里吃茶讲理希仙思量着到了租界  
碰见巡捕便好说法岂知那人向租界上一路走来一直穿到山  
巷一个小茶馆里才把希仙放下跟前围住了一群人内中  
三五个提着鸟笼的一齐是米色布的夹衫黑布长袖棉马褂  
背后拖着根油松大辫子看官你道这些人是什么人原来都 26  
是旗营里吃粮的朝廷费了无数钱粮养着他们一无所事骄  
惰惯了不能耕田种地做工作苦那人丁滋生起来口粮不  
够吃用只得在街坊上做些没本钱的营生靠着党羽多势力  
大奈何他不得所以无恶不作的横行  
闲话休题且说贾希仙见那人有了羽党知道这事不得好  
散场将鸟笼在茶台上一放脱下长衣把辫子打了个髻儿  
摆个小五手架子像是要动手的样式大声道众位在此  
我是过路的人无心碰了他笼子一下并未碰坏大家请看这  
鸟是好好的他要讹诈我七十两银子列位听听可有这个  
道理他若不趁早罢休我同他去见官任凭官断便是要是  
放明白些总算是我的晦气出五角洋钱买碗茶请众位呷呷  
便罢我却急待回轮船去停会轮船一开耽误了我的事我  
是不依的说罢身边摸着拿出五角洋钱在茶桌上一贯  
把长衣夹在臂弯里道列位再会罢大踏步走出茶馆旁  
边闪过来两个人抄上前挡路被希仙用手一推一齐跌倒原

来贾希仙虽不曾习过拳勇却生来膂力绝人寻常的人没有一个是他对手当下脱了身如飞的望租界跑去幸亏方向辨得准不曾走错及至到了怡和码头一看只叫得一声苦轮船已经开了呆呆的在江边上站了一会无可如何只得缩回又不敢离开租界恐怕遇着那班营棍不得干休只在江边上踱来踱去偏偏小便急了觑着巡捕不在那里靠着大树解开裤子就撒将次撒完背后有人一把辫子拖住回头一看正是巡捕没得话说跟了他便走到得巡捕房里罚出三角洋钱才得放出希仙受此窘辱又失却同伴进退两难伸手摸着袋里的银包只剩得洋钱一圆三角了还有几个铜圆恰好够搭个轮船统舱到得上海算计已定傍晚买两个烧饼充饿又想着没得行李怕轮船上的人疑他是扒手想了半天 27 想出个法子拿一角洋钱到洋布店里买了一条包袱将自己身上穿的小棉袄脱下包好提在手里身上单着件棉袍子去上轮船恰好安庆船到码头希仙跳上去帐房里买票打个八折还剩两角多洋钱船上一宿无话

次日午间船到上海靠在太古码头希仙上得岸来暗说道不好我身边只剩两角洋钱住不得客栈万一找不着他们何处栖身呢想了一会毫无主见只得上前向人问明客栈所在寻访宁魏二人走到洋泾滨挨栈探问那知洋泾滨的栈房尽是广东人开的说话难得明白问他某日某时有两个怎么样的客人来贵栈居住没有他便答道呖知问了几家都是这般说希仙无法看看天色晚了自己东奔西走寻觅客栈不知不觉到了四马路只见香车宝马络绎不绝希仙无心观看觉得肚子饿极了寻着一个小馆子上面一块粉匾三个红字叫做近水台希仙看那排场不大踱了进去叫一碗面吃了味儿甚好急奈那面条子寥寥可数只有几十条的光景实在吃不饱又添了一碗肚里方才有些觉着不饿了会起帐来可巧只要一角小洋钱细看包里只剩得小洋一角铜元三个着急的了不得出了店门一路思想今宵没处栖身租界上过不得夜不如闯进城里再说

主意已定问明了路径走到小东门却见一排小户人家门口都有个搽脂抹粉妖精似的女人站着希仙不该向他们看了一眼却被一个妖妖娆娆三十多岁的女人上来一把拉住叫声老板进来坐坐不由分说死拖活捉的把他拉到屋里希仙往常听得人说上海有花烟间想来莫非即是此地连忙想退出去对那女人说道我是有正经事情进城去的身边未带洋钱不得罗唆那女人如何肯信硬要叫他住下关了房 28 门要来替他解钮扣被希仙一手推开拔门欲出那女人上来一把抱住浑身乱搜搜着银包嘻嘻的笑着拿了去了希仙正要动手抢他的转来忽有一个穿短打的男人喝道这人那里闯来的就要去叫巡捕希仙人地生疏怕吃了亏只得出去恨道我为何遇着的尽是恶魔这番一钱不名倒